





通典卷第十六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廢天地不能贍也○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其乖失時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

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
選賢材賢材難得按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
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
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亡
命數十人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
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
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
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
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
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

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羣下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一切營

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入慢易之或至上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

令理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

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

奪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

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遣使者賜金慰其意誠謂國家有意取辦於

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

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理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

皆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

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所以丁寧告者陛下留神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當寬恕其小罪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初發起為盜賊欲

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召蓋屋

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先蓄

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蕭咸薛循等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

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疎咎在州郡有

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要其

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

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

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在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

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

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
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
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
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
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
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
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
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

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
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
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
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
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
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
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
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興焉孔子曰能以
禮讓爲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

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縣在職之吏臨見授叙雖自
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矣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
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也議者僉然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
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
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
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
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
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
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
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

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
人有得失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
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
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
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
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
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
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而罪亦
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
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

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矣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投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二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

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出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罷罷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末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

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
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
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今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
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
於臨缺今主者選入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詳於任主者此爲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
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
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
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
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

修已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取而欲人
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
於已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
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議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
此豈可不務之哉○晉始平王文學李重又以爲等級繁多
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
官又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
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
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
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理唯良二

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理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今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

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蒲寵田

國讓國諱改稱字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

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

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

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

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

明周官三年大計群吏之理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實

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以為今宜大并群官等級使同

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非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

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失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

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齊左僕射王

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及古使

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眾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眾今

則不然竒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

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

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

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

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輿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官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傳經授業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

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語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理侯伯軾間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

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廁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宋帝明聰博好文史才思卽捷少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情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旣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俳側芳芬楚騷爲之祖靡

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揆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楊雄侮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警輓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爲經史文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裴爾爲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

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

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

於代謝莊袁淑文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問閭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辭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後通其義者

後

魏孝文帝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簿藝棄彼功勞唯才是取官方穆又勳舊之族雖年勞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

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才長望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叅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

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辯照人倫才職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勅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照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薛淑爲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

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務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

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錄
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
覩白日其才有陞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
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
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代
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慕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
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錡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

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
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
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
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
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為君子故文筆日
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
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醜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
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
參廁纓冕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

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通典卷第十六

通典卷第十七

選舉五

雜論議中

大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三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黜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惟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倣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其年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

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頓輕其
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外出而折勲果
毅之內身材強壯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
用人更輕其才堪宰蒞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
未安殆由於此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
陳奏其一日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
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不簡雜
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
部品子兵部長校勲官記室及功曹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三
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

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其釐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
為國以來四十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
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於簡擇今行署
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
者奏第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
雖信難成斗筭之材傷於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
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景行者為第一等身
品強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
古第一等及准例給送兵部者為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
第二等餘量簡為第三第四等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准例處分其行署等
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

經赦降者放還本貫異入流不濫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
冗雜且今胥徒之輩知有銓擇若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飾
勵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今之
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淮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
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贍謹淮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數
今内外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
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自有脩促弱冠而從政
懸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
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
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

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
官者猶多此便足有贍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
千四百餘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贍一倍以上又比來放還者
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搜揚之法其三曰雜色
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
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
不與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
理實為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來于今八載在
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旨超升
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為獎進之道未周其五曰國

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知
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闕斯人
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
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為朝廷惜之
其六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
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
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官人遷代必
懷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百姓責其移風易俗必無得理
請四考依選法就任所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嶺南及瘴
疠之所四
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上中以上私犯
中下公坐上下以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式聽

選還淳及朴雖未敢期送故迎新實減其勞擾其七日尚書

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
有刀筆之人欲參用經學時務之流皆以儔類為耻前後相
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
多用胥徒之人恐未盡銓衡之理請降進止稍清其選奉勅
付所司集群官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事竟不行三年七月
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
親知不得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
卿等兒姪有才亦須依例進奉乾封二年八月上列侍臣責
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

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豈無英彥
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訾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伸而
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
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
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上元元年劉曉上疏曰國
家以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
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
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又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
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
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捨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
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間極筆於煙
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
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
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
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豐舒俊才沒而不
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外聖
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玄同以
爲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郡縣士
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

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況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
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
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
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
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
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
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鍾庾之器所積不多非其所及
曷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
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力有所極照有
所窮絳綜旣多紊失斯廣況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而徇於勢

利者哉使賍貨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丘陵使
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
前古以來亂多治少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
創亦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
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耻賤得時無忌諸色入流年以
千計郡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
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
得失相半旣即事爲弊致後來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
周監二代煥乎可睹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
亦不可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古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使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區區宋朝尚為裴子野所歎而況於當今乎又夫從政蒞官不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齠齔之年已腰銀艾童叟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徒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蔭自高夫象賢繼及古之道也所謂胥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

其德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也武太后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

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雖雜以縱橫而漢興求士猶徵百行是以禮讓之士砥才毓德既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特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修身為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連編累牘盈箱積案獨有月露風雲之狀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茲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為浮詞者其年泗州刺

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想做倣皆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漸革前弊陛下君臨樹本崇化而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異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察辭度材則人品可見矣故選曹授職誼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闈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邀勳盜級假其賄

賂即爲無犯鄉閭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
彎弧文擅清竒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爲不第以此收人恐
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
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官則潘謝曹馬必居
孫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
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
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
令其守禦使澆名濫次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
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
事也又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司馬宣王

持劔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乎又按楊得意誦長卿之
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
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
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
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
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守以觀能否參檢
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
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
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
郎蒞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初奚內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

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選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之鎮太后令舉堪為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沈厚有餘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為相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曰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

除大府之外稍非其才但於京官之中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之間以為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其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眩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邑每為非才者所擾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進取豈忘之於私

但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今欲大利於京職而不在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今未有革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

習為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為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止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折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意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知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

之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之難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才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以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

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縱有不任選者謬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誼譴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冒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祗益法令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明賢誠可知也若使毀稱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

立名節不修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脩身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於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謬干夫士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十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人臣恐三千之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縻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

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効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敷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駸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

今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准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請官者循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利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城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

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游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大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于東漢光武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佗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于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

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搢紳抄以為學總衆詩以為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于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信取人人謁其言以行取人人謁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義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為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間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卒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勲賞功以才

蒞職以才蒞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

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

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

後魏酒林士今

萬騎軍功足也

官乏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

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餘保傅將相餘盡

專之州縣佐使則皆牧守遷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

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遷者獨甸

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遷既寡則焉得不精近

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

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遺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

唾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蒞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義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人庾氏車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鍾即其事也至後代以代卿執柄益

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而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効收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擇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此善理木者也洋州

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其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議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養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

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且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旣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

末伎其弊四也收入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
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
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
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辨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
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
生業蓋亦墮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
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異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
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
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
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

令國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之並格之
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
纔有小瑕莫不見弃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
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
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淪濫
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
身十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
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首自行孝經德之

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今策試義及口問其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各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不習左氏

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確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准前

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

以名數為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

一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玄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

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一天文律曆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

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史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爲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調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僞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耻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諸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間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繁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

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已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爲學旣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送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選人條例

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不滯官得其人

一不習經史無以一身不習法理無以効職舉人出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其有旣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弘雅超然出群爲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爲第二等判斷依法頗有文彩爲第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者爲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耻請榜示以懲之

一其授試官及員外官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也若

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衷請令所在審加
勘責但無渝濫並准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日其九品八
品官請同黃衣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
四品依前資第二政官例其官好惡約判之工拙也

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試固多
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可復為偽濫耳自有其難仕進多
門僥倖超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待三五年舉選路清然後
任依舊法其曾登科及有清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
官判史者已經選擇並不試依常例處分

一每年天下來外選人今秋九月依舉人召集審勘則絕其
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分相遠絕其口授及替代其第
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
重考天下所送判審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名具
名下本道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內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
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者准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資
緒隨穩便注擬

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公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同外
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會人數明年依
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
會替代事亦難為

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今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慮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偽濫即准例處分

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

一諸以廢緒優勞准勅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即依資授正員官

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未滿二十者請授無職事京官及外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

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斷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指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百官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

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誦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
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
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關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
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
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
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僞濫深於市井法固至此無如之何豈
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
易為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
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
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為惡

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故無云焉有司
復曰其人効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陞無
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
規病在不行耳但今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
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
對曰夫人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今有講釋
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
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
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
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

於通六失在國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
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狗虛則益寡試策五通
多書問目數立頭尾狗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

通典卷第十八

選舉

雜議論下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議曰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
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冑之家太優祿
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
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
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
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
孔故人多岐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

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生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鍾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箠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

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歛也重養厚則上覲其欲歛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故漢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叙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渙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腴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

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設座位置印綬于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坏玉以糞穢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

書簿曆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垂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弛張五帝三王之所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

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剋弊伏以爲
當今選舉人未上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
部謹按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俾宰
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
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
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板而不命其牧
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
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
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
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

則人小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
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
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
于理旣濟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
而行之由于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
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
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關吏部而臻此
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
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
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

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
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鄠九
市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爲
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
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
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
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
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
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鬻
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爲浮冗

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
况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屬閑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久
開入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
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爲人繫賢愚業
隨崇替管庫之賢旣可以入往則士之不肖寧愧乎出流從
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今士流旣廣
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
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
分各有餘裕自爲情欲所泊而峻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
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

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然也
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
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選舉雜議凡十條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
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
使昇聞不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爲致理有司因循
不修厥職浸以訛謬使其陵頽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
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
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

無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
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
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愚鄙
者或身甚廉謹政爲人蔽者或善爲姦濫祕不彰聞者一州
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
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
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
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
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

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板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隣交質多非實才柰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疎容其奸謬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

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爲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辨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况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爲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况造僞作姦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剝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於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少謂

通鑑卷六十一
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爲濫此百而多者也

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恐計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自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弊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柰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

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積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酬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復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思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旣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

之本實爲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旣爲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唯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請改革選舉事條

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

應非選司
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可否吏部尚書侍郎

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

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昔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

凡有所察郎中刺史員外郎判成侍尚書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

犯他過搜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

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

右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兵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武

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

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昔公極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

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准舊禮部每年貢舉人右

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太

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兵部舉選右請停廢北日隋置折衝府所以分鎮

置武舉恐人之折戰則武官武選未可徵今內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忘其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

誘入况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鬪而坐享祿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絕姦利京

官六品以下應合選司注擬者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

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勅牌并符告於本

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祿各給半府州佐官

別駕小尹五府司馬赤令皆不在此限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尉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

品以下官亦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

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

觀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中州參軍博士下州判

司錄事參軍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右請本任刺

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聞

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

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官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

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州縣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

縣為五等赤畿上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

周歷郎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六品以下官資歷

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

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

也但以一官亦滿即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

官代選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

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諸道使管內之人及州縣官屬

有政理尤異識略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

德丘園或堪充內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將校偏裨有兵謀

武藝或堪充宿衛或可為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

具述才行謀略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

之審量才能銓高下每官職有缺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

如漢光祿勳稱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若自

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

通典卷之六十一

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

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

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騰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軍司某州府

稱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為一簿一所舉官吏在

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舉

主某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祿一年以諸使無祿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

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綠降綠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

及勲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

皆以邊州史降為上佐六人除名雖六人以上罪止除名有犯賊罪至流以上者

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三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

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不審舉用失誤者一所舉

官有因奸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容受囑託而

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

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求者為從評曰夫人生有

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

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略也降及

三代擇於鄉黨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

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獎擢備嘗試劾乃登王

朝內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于東漢初置選職推擇

之制尚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

爲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閱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爲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無稱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喪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群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徵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

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爲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國百餘

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
否責以成効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
差降復爲八九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
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
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
停解日月爲斷時沈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
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
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
部之職吏部摠州郡之權固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
是故銓錄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才授

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
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
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爲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
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
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摠是作程
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
國之本資乎人疇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
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
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
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

薦延舉有否臧論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利弊
 其効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遂寧王氏曰士為四民之首
 有關係教大矣詩不云乎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但當崇其實用汰其浮文士正患其不多
 也今此論欲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吏員可省黎庶可安因噎
 廢食不
 思甚矣

